

《星汉灿烂》：古偶剧如何更好地“见天下”

王玉玉

《星汉灿烂》改编自网络小说《星汉灿烂，幸甚幸甚》。原著IP加上赵露思、吴磊两位主演的粉丝号召力，使得该剧延续了《梦华录》掀起的新一波“古偶”（古装偶像剧）热度。就最终呈现来看，创作者尽可能地综合、贯彻了当前“古偶”的诸多流行趋势，但也因此在其类型内部产生了一些分裂。

在爆款前作的基础上融入了近两年网文、古偶的流行元素与社会热点议题

小说作者关心则乱上一部最受关注的作品，是被正午阳光改编为电视剧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以下简称《知否》），将四方宅院中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写得真实而生动。《星汉灿烂》延续了作者擅长的宅斗+言情题材，以将军幼女程少商（赵露思饰）的视角展开故事，讲述她在家宅中成长之后走出家宅见天下的历程，以及与男主角公陵不疑（吴磊饰）共赴生死真挚爱情。有同一个作者的爆款改编作品在前，为《星汉灿烂》在观众接受层面上打下了不错的基础。

但《星汉灿烂》又不同于以《知否》为代表的最典型的宅斗剧，而是融入了近两年网文、古偶的流行元素与社会热点议题：

比如中国式母女关系。在《星汉灿烂》中，程少商与母亲萧元漪的矛盾不仅是前十集的故事主线，也是作品中写得最精细、最容易引起观众共鸣的部分。程少商刚刚出生，萧元漪就与丈夫奔赴战场，带走了程少商的双胞胎哥哥，却把少商留在家中。此后15年，程少商在恶毒母女的虐待下成长，变得谨慎警惕，又有许多睚眦必报的小聪明。萧元漪得胜归来，一眼看破少商那些不够光明正大的小手段，只是一心想把正少商身上的小毛病，弥补这15年未能亲身教养的愧疚遗憾。但萧元漪过分的严厉，对少商严重的不信任都刺伤了少商年少而敏感的心，渴望父母亲情的少商对萧元漪越来越失望，再加上母亲对于“别人家的孩子”缺憾处处偏袒关爱，更让少商满腹委屈，索性对母亲关闭了心门。

尽管剧中对程少商母女关系的着重呈现，严格来讲并未提供新的叙事方式和叙事视角，但确实足够细腻真实，造成了很强的情动效果，成为促使观众与程少商共情的第一个重要推力，体现出对受众和市场偏好的敏锐把握，即在文化与观念迅速迭代的当代社会，传统的中国式家庭伦理与自由、平等的现代人格观念在一个个小家庭之中不断引发着代际摩擦。我们同样可以在近年来的热门网文和剧集中发现类似的元素：2020年底开始连载的网络小说《十六与四十一》因为对中国式母女关系的贴切展现而引发了广泛讨论；古偶剧《传闻中的陈芊芊》在身为花垣城主的母亲与她的三个女儿之间设置了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矛盾，甚至可以说，“母亲的偏心”成为这部作品中最大灾难的源头。

又比如亲情“团宠”的创作潮流。虽然婢母葛氏折磨程少商长达15年，但这个过程在剧集所占比重很小，作为剧中唯一“反派”，葛氏在开篇没多久就被休回了娘家。因此，除了与母亲关系僵持、与祖母不亲之外，程少商实际上已经成为程家的“团宠”，“宅斗”变成了“宅逗”。

若是为这一潮流溯源，2020年左右起，言情网络小说中出现了一批主打亲情或“团宠”的作品，前者如《影帝他妹三岁半》，后者如《反派的团宠小师妹》，将女主角得到阖家（或整个师门）宠爱的温情喜剧视作整部作品的核心亮点，让女主角在亲朋师友的情感“富养”中成长，而不单强调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关系，更不以家庭关系的恶劣、女主角处境的孤绝反衬爱情的珍贵。相应地，改编自网络小说的古装剧也体现出了这样的趋势，如《庆余年》《赘婿》都以喜剧化的温柔笔调刻画男主角的家庭成员与家庭关系，让各具性格但互为依靠的一家人成为男主角最重要的底气与支撑，《且试天下》同样给了女主角公白凤一个温暖的家，父亲与兄长给她自由又给她温柔守护。

相比于典型宅斗故事中的举世皆敌、无枝可依、如履薄冰，这样的亲情叙事更符合观众对于家庭关系的美好愿望，特别是对于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付出了更多情感价值的女性观众而言，在文艺作品中感受到被宠爱的价值回馈，是



吴磊、赵露思主演的《星汉灿烂》延续了《梦华录》掀起的新一波“古偶”热度，左图与下图均为《星汉灿烂》剧照

一种有效的心理抚慰。

既然是“古偶”，爱情叙事自然是重中之重。元宵灯会一节，思慕少商的三位男子一起登场，楼垚热诚单纯，袁善见腹黑毒舌，男主角凌不疑则武功高强又深不可测。这样一女三男的配置倒有些早期言情作品的风味，但如今“一生一世一双人”早已成为“古偶”标配，尽管楼垚和袁善见都先后做过程少商的未婚夫，但凌不疑才是真命天子，他与少商之间的爱情比前世注定还坚不可摧。因此，观众不必揪心猜测女主角究竟选谁，楼、袁二人的主要作用不过是给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增加一点曲折波澜，同时将对女主角的“团宠”进行到底。至于少商与凌不疑的爱情，虽然仍脱不开英雄救美、欢喜冤家之类的常见套路，但无论是情节设计还是男女主人公的表演都做到了自然合理，有比较饱满的情绪和戏剧张力。再加上女主角既有“甜宠剧”的甜，又有“大女主”的聪慧、果

敢与自立；男主角则与《锦衣之下》中的陆绎、《梦华录》中的顾千帆等有着比较相似的人设构成，这些都基本上是当下古偶剧的“标配”。

缺乏厚度与实感，“家国天下”的叙事元素变成强行煽情

无论是爱情、亲情还是宅斗、团宠，《星汉灿烂》在处理上都做到了整体清晰流畅、逻辑连贯、人物性格鲜明、情节紧凑，演员的外形与表演也基本贴合角色，能够带来舒适的追剧体验，不会让观众产生类型不清晰的观感。

该剧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对“家国情怀与天下大义”这一叙事元素的调用上。

程少商第一次离家远行，就遇到蜀中谋反的险局，既目睹了战争的惨烈，又

感佩于守城死战的程老县令高义，开始理解母亲的艰难不易，也开始跳脱出方圆宅院的局限。这是少商个人成长的第一个关键节点，也确实成功调动了观众的情感共鸣。同时，凌不疑身上背负的血汗深仇和他皇帝义子的身份，也注定了“家国”将是剧中一条重要的叙事线。然而，“古偶”的重心毕竟在于言情，《星汉灿烂》的宅斗底色又让家宅矛盾占据了篇幅，留给家国天下的戏份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创作者的能力也不足以支撑作品在朝堂风云与天下战局中写出厚度与实感，表现在剧中，就是与朝堂、战事、军械案相关的情节被处理得粗糙而悬浮。

这也是今天的“古偶”普遍面临的问题。自从《琅琊榜》之后，家国叙事成为提升古装剧品格的重要元素被频频征用，急于从“只谈爱情”的叙事套路中突围而出的古偶剧也不例外。然而，“家国叙事”本不该止于情绪的调动，而应该提

供理性的思考。《琅琊榜》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将原作中架空的历史背景落到了实处“南梁大通年间”，塑造了一个足够有真实感的国家。但是大部分古偶剧创作者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只能像《星汉灿烂》这样东拼西凑一些社会制度和民生塞到剧情中，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反复以“家国情怀”调动观众情绪，另一方面却无法为这种激情提供切实的逻辑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古偶剧创作者们频频在作品中插入缺乏根基而强行煽情的“家国叙事”，恐怕不是一个良性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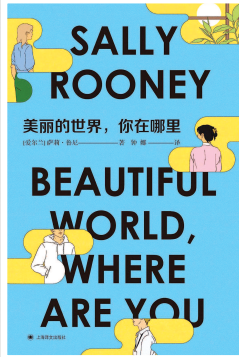
（作者为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海外阅读

她选择站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背面

——从萨莉·鲁尼的小说新作《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说起

俞耕耘



▲ 萨莉·鲁尼小说新作《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书影
◀ 根据萨莉·鲁尼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聊天记录》剧照

萨莉·鲁尼的小说，就像几部迷你连续剧，一季完了下一季。有时感觉像看前情回顾，有时又像是在看剧情预告。这说明她的作品连续性好，对读者黏性高。《正常人》《聊天记录》同名剧的现象级热播，更加放大了这位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影响力。新作《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如同前作的“成长版”，不止是人物走出了校园，岁数过了青春期。同时，作家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也变得更加犹疑，无助且失落。她似乎想找到退守的温床，却只能以某种怀旧想象，安放未来。鲁尼以一种“接着写”的思路，却没有延续前作的激进锋芒。我想新作的意义，或许在于“重估价值”和“反思前作”。

作家魅力：一种“细节原样主义”

鲁尼的小说好在哪里，我想可以概括为“细节的原样主义”。她像长镜头一样，不愿流失任何一帧细节。她的文本有“过日子”似的原始时长，甚至有时还分解、慢放。人物动作，环境场景的连续性，成就了日常流动感。有人会对细枝末节的质感上瘾，也会有人无法忍耐她的琐碎忙碌。作家自诩是一个古典作家，以传统的耐心，观察喧嚣甚至不乏危机的当代生活。一个又美又飒的女作家，爱写亲密关系，饱含荷尔蒙，一点不羁叛逆，一种不恭嘲讽。主题不是情爱，就是友谊，或是二合一。读者常把作家形象和小说人物综合起来，就形成一种效应，才华自然会被无限放大。

鲁尼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作家”，敏感、智性且细腻，有不至于刻薄的嘲讽。综合来看，是一种“刚刚好”的描写。她的语言是“有人缘”的，就像有人天然容易被搭讪。像中学生直白浅露，但也会蓦地，深刻精细。她的小说并没有大事件，不靠人物行动取胜。意识和心理分析，总是比故事重要。让

我们留意新作里，人物在读亨利·詹姆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潜文本”虽然未必说明作家的认同，但却说明了一种心理小说的意图。

未来文学的标准与评判，毕竟掌握于新千年以后的读者手中。鲁尼作为同代人，她有自己话语风格。在我看来，就是互联网时代的“文学信息流”，一种资讯化的文学，渗入日常生活流的叙事。如同狄更斯的时代，媒体小报会深刻影响小说。它所呈现的就是时代的表象尘嚣，鲁尼的才能在于写出当下世界的嘈杂，就像永不间断的“神经性耳鸣”。

友谊与情爱 总能随性赋形

作家的特色是处理友谊和情爱的

无缝对接。她总是用默契与默许，主动跳过人物关系演进的过渡。一切都自然而然，却又不那么自然。和《正常人》一样，新作在人物关系和场景情节上，如同移置与复播。昔日男女知己，后来再次接续，彻夜床聊，共度欢愉。其间谈些艺术和政治，发表见解观点。男生大多迟疑犹豫不自信，女生大多特立独行，格格不入。作家表述了性意识对纯友谊的一种僭越、叠加、介入或打断。它有可能升华深化，也可能加深隔膜误解，支离瓦解。

《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开篇就是一对网络奔现的陌生男女：女作家艾丽丝在酒吧约会费利克斯。从公共场合到私密空间，从陌生直入暧昧，我们还没来得及切换与反应。一个你有意，一个我有心，一堆搭讪两杯酒，就从酒吧转到了女主卧室。或许他们有相似经验，又足够好奇。艾丽丝选择费利克斯，也

像是一场跨身份圈层的身体实践。就像《正常人》里的女强男弱，女富男贫，费利克斯工人身份的弱势，影响了两性中的男性气概与自信权威。

女编辑艾琳也没钱，她算是“有文化的新穷人”，费利克斯的体力劳动都比她挣得多。共通的不满与失落，形成仿佛知己的错觉。艾琳与西蒙，三十左右还单身，都没有活出人生预期，所以重返过往友情。他们自我厌弃，不知何以如此，无法于现实中安放、处理情感距离。这种焦虑，常使男女敏感又躁动，缺乏安全且带有攻击。作家善写亲密中的对抗、挑畔、冒犯与博弈。偏偏喜欢中意，偏偏不在一起；假装爱上别人，借以虐待自己。这种伪装成疏离，敌意和偏见的情感，是鲁尼的虐恋情结。《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仍有一种思维定势，它仍旧试图以两性关系最大限度“化约”源于经济、阶层和身份的不

对等。情爱，在作家看来，是一种流动的再平衡力量。

鲁尼利用时代语境、精神躁动和焦虑预期，达成文学与现实的同频共振。她的小说预判了千禧一代的预判：节奏，意识和情绪都精准投合。如开放的男女，越界友谊；价值多元大讨论，欲望的主动诉求。她是精明的“文学经营者”。经营，意味懂得故事效应，话题与热度，拿捏读者反应，节奏与期待。她只需做群体的代言人，情绪的体验馆就足够。因为，极少有人具备描述一代人生存样态的才能。她端出了这种生活的样本，其中的症候困境，正是读者感同身受，又无力解决的未来。未解、无解，期待答案，就是这部新作的状态。

放弃负重 文学里的“轻资产”

我有点感觉，鲁尼的才华更多是评点，其次是描写，最后才是叙事。她像一个观察家、评论家，抓住话题，随性而至，顺带一击。小说呈现出了“思想的生活”，但又浮光掠影，毫不掩饰那种幼稚和空谈。小说中，艾琳和艾丽丝的通信，始终关注阶层贫富，保守与激进，她们讨论不平等、不公正和剥削问题。反讽的是，她们根本不是真正的底层，蓝领或无产。智性反思，阶层分析，反而给两性生活、亲密关系添乱不少。这种矫情、脱节和无用，恰恰是鲁尼迷人的地方。

从聊天记录、即时通讯、微博邮件再到书信往返，作家借用这些“副文本”，完成故事的评论。女主角无论人际关系，工作婚姻，都深感挫败与孤独。书信或聊天，建立了私密交流与公共意见的“统一体”，是维系情感联结的剩余形式。它表面离题，其实却隐喻象征性反抗。当她们无力改变具体私人处境时，对生态、消费、生育婚姻的不

满，对传统价值的敌意与反叛，就必然转移到对整个时代语境的抽象批评上。

她给人两种面貌：一边讨论思想，写着小论文；一边写私密情感，写生活流水。作家在语言上会持续简化，在观点上也不断深化。我不认为作家主题和描写的自我重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只要她还没有找到与外部世界、异性他者联结的“合理形态”、存在模式，这类故事，就可以不停写下去。《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延续了前作的所有元素成分，却给出了惊人的“小确幸”。它写新冠时代的男女，封城和常态生活没有区别。因为这反而满足了艾丽丝的写作生活：没有不安的社交，和费利克斯恋爱稳定。另一边，艾琳和西蒙有了孩子，他们很满足。

这暗示新冠时代，反而拉平了原有的生存困境和通仄现实？世界范围的大隔离，大大冲散了个体感受的孤绝、隔阂与边缘。因为环境如此，众人如此，我亦如此，夫复何求？艾丽丝会满足于他们“都还活着”。鲁尼写封城也保证了小“幸运”，它把那些不稳定、不规范、甚至“不正确”的男女欲望，焦虑困惑，全都搁置取消了。亲密关系是作家书写的起点，也是人物解脱，超越现实的“情感价值乌托邦”。

在鲁尼笔下，就像新世代的“一千零一夜”，那些夜晚还大多相似，甚至有点穿梭和混淆。孤独焦虑，总需要异性的陪伴、汇通和慰藉。尽管人物读着《卡拉在玛佐兄弟》，但鲁尼却晓得她要的是陀翁的反面。

那是一种“轻故事”——如同文学里的“轻资产”。她笔下的人物，不想负重，都有背弃世俗的边缘色彩。在那些俯拾皆是亲密描写里，我们真正发现了：身体，才是小说人物交流、言谈、联结与思考的真正载体。鲁尼是在床之间，对宏大进行一种不对称的“小孔成像”。《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的幸运结局，实质是“背对世界”的漠然，它或许不是更保守了，而是更决绝了。